

当代作家学者散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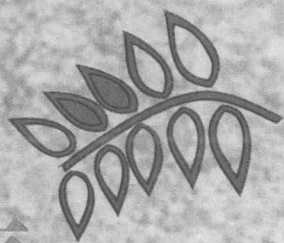


蝉之 声

王富仁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蝉之聲

王富仁 著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赵晓阳

蝉 之 声

王富仁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875 字数：130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

ISBN 7-5378-1651-4

I·1611 定价：7.70元

序

从小就听惯了蝉声，它是单调的，无趣的，并且永远是那么单调和无趣。

我曾想努力听出它的意义来，但至今也没有听懂。

我想，它的意义大概只有蝉自己才能知道吧！

作者

1995年11月4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蝉 之 声	序	
	儿时的印象	
	磕头——儿时的印象之一·····	(1)
	翻坑——儿时的印象之二·····	(5)
	蚂蚁与樟脑球——儿时的印象之三 ·····	(10)
	我与狗——儿时的印象之四 ·····	(14)
	友仁哥——儿时的印象之五 ·····	(19)
	我害怕黑暗——儿时的印象之六 ·····	(30)
	农村的小名——儿时的印象之七 ·····	(40)

蝉
之
声

咱山东人 (44)

碎石集

死后的愿望 (69)

我的日记 (73)

说猴 (78)

故乡情 (81)

穷能祛邪 (84)

呖语集 (86)

悼亡集

我在人生歧路上徘徊的时候，他伸出了一
双温暖的手 (158)

——沉痛悼念恩师薛绶之先生

我爱我师 (164)

——悼李何林先生

文界老魂——苍凉 (169)

——悼王瑶先生

怀念单演义先生 (175)

儿时的印象

磕 头

——儿时的印象之一

在农村过年，特别是中下等的农户，恐怕“彻底”高兴的只有儿童。他们不必像大人们一样为无钱买年货而发愁，也不必像大人们一样为置办年货而忙碌。可在所有的享乐方面，他们总是占先的：好玩的他们先玩，好吃的他们先吃。大人们的脾气似乎一下子便变得好了起来，平常天天挨骂的不挨骂了，天天挨揍的不挨揍了。大人们的脸上像抹了蜜，甜甜的，香香的，有点向孩子们讨好甚至谄媚的样子，因为年关孩子哭是不吉利的。好玩的东西陆续买来了，虽然不如大户人家的华贵，但到底是平时得不到的：鞭炮、灯笼、蜡烛，还有噗拉系——用旧字纸卷成捻，里面卷上些黑火药，点燃后火星一闪一闪地迸散开来，若在夜里，煞是好看。并且物美价廉，再穷的人家都置得起的；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开始是枣窝窝，粘米面做的，后来是玉米面的饼馏，又

大又圆，里面满是菜，再后来是白面馒头，算是宣布了过年与平时的质的不同，待到有肉的包子在锅里冒出热气，我们也就知道新年终于来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家开始炸东西，炸丸子，炸藕盒，炸鱼，真鱼是极少的，我们那里多用腌咸的香椿芽，炸出来长长的，像条鱼，我们称之为炸香椿芽鱼。猪肉是早已买好了，用绳子吊在当门的檩条上，进门仰头看一看，便会感到过年的自豪。

不过儿童们也有一些义务，除了帮着爸爸妈妈做些零碎活计之外，那就是磕头了。

别人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磕头是一项严肃而又重大的任务。父亲在外谋事，过年也常常不回家来，我是家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子，拜年的任务当然要由我完成了。辈份小，该磕的头真多，但我并不害怕，也不厌烦，大概这也算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吧。大年初一天还很黑，便被妈妈叫醒把早已准备好的新棉袄、棉裤、棉鞋急匆匆地穿好，吃上半碗大年初一的饺子，便郑重其事地沿门拜年去了。见了比我年龄大的，或喊爷爷、奶奶，或喊伯父、伯母、叔父、叔母，有的还是哥哥、嫂嫂，两膝一弯，跪在地上，把身子往前一俯，两掌按地，额头触地，砰砰两下便完了事。现在想来，我的磕头是比别家的孩子都认真的，因为年关一过，我便会收到从各方面来的赞扬。每逢我在场，遇见的人便会对我母亲说：“你这孩子真懂事，到底是念书的！”

我磕头之认真，还有一个证明。记得有一年初一下大雪，人们都是冒雪到各家拜年的。虽说各家都要串到，但真正在各家屋内磕的头是很少的，因为除了年纪很大的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们，也都出来拜年了。在各家院内是对着祖宗牌位磕三个头，再给这些不能动也不必动的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们各磕

一个，其余都是在路上碰到便磕的。在这样大雪的天气，连那些大人们也不再像平时那么认真，见了面老远便喊：“二狗大爷，我给你拜年了！”但他却并不把腿弯下去，这时对方便赶紧说：“免了，免了，这么大的雪！”他们也便弯弯腿了事，算是尽了礼节。但我是不这样敷衍了事的，我是一边喊，一边跪在了地上，待到大人们过来阻止，我已经磕完站了起来。我这样做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看到大人们很高兴我这样做。孩子们为成人做不了什么事情，磕个头让大人们高兴高兴，我想还是应当的。所以，当我回到家，妈妈埋怨我把新棉裤都弄湿弄脏了的时候，我并不后悔。

谁知道我在每年为磕头高兴的时候，母亲却在为磕头发愁。

父亲自幼丧母，现在活着的是他的继母。他年关借故不回家，但在家的母亲却不能不去给他的继母磕头。

自从分家之后，父亲的继母的权威大大丧失了，她的怨毒之气只能在背后骂几句，但那到底难解心头之恨。这样，大年初一这一天可就成了她摆架子、施威风的机会。每年初一，被分出去的三房儿媳妇照例要先到她那里拜年，去晚了，表明她们对她不孝敬，不但要挨她半年骂，而且在人前也是说不过去的。可去早了，她又偏不起床，大门关得严严的，让你从早晨三、四点一直等到天大亮。好不容易等她起来，慢慢悠悠地穿好衣服，开开大门，似乎无意地瞥一眼在门口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的三个儿媳妇，故做惊讶地说：

“呸，我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说着便转回身边边走边嘟噜：

“我哪还是你们的娘呢！平时谁来看看我了？你们的心我还不不知道，巴不得我死了才好呢！”

当几个儿媳妇小心翼翼跟进了屋，她不待你说拜年几个字，便

坐在炕沿上数落起来，把儿媳妇们一年的“劣迹”从头数到尾，你便只好站在当门低头听着，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待到她骂累了，骂烦了，你才能勉强说一声：“娘，我这里给你磕头了！”赶忙跪下，磕完这个非磕不可的头，慢慢退出屋门，再到别家拜年。

知道这事的时候，我大概已十一、二岁。我感到很纳罕，问母亲说：

“她自然不高兴让你们磕头，你们为什么还偏要去给她磕头呢？”

“她是婆婆呀！”——母亲回答说。“为什么婆婆便一定要磕头呢？”

“这是规矩呀！”

不知为什么，自此之后，我心里好像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我过去一直认为，磕头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磕的人高兴，被磕的人也高兴，磕的人见被磕的人高兴便更加高兴。现在才知道，它原来还是一种规矩，磕头的不愿磕也得磕，磕了既不得自己的欢欣也不得被磕的人欢欣也还得磕。我想：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好像觉得我白磕了十几年的头，从此便失了磕头的兴趣。

翻 坑

——儿时的印象之二

我们村后有个水坑，每年夏天雨后，坑里便积满了水，里面照例是有些鱼的。鲤鱼没见过，因为水浅坑小，养不成如此华贵的大鱼，鲫鱼却不算少，大的有揸把长，水清凉的时候，能看到它们在水里悠游的情形，但它们一般在深水里游，我们这些六七岁、七八岁不会游泳的小孩子是捉不住它们的。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那些小鲢子鱼。它们是否就是学名为鲢鱼的婴儿们，我没有下过这番考证功夫，至今还说不清，反正那时我们这么称呼它们。它们只有几寸长，最长的也只有手指头那么长，最小的则像大头针，大大的脑袋，几乎仅仅能容得下两个圆圆的小眼睛，身子和尾巴还很难分得清，一律是细小狭长，脊背是青黑色的。它们有时是单个在水边游，但更多的时候是成群结队地在水面和岸边游动，把小嘴儿伸到水面上，一开一合的，煞是可爱。我们略一接近它们，它们便猛地把头一缩，扭头便游走了，小尾巴摆动着，像细风吹着的草尖。实际上，它们是不怕我们的。它们虽然逃走，但一转眼的功夫便又游回来，又把小嘴伸到水面上来喝水，

两只小眼睛还故意觑着我们，看我们对它们有何表示。只要你不
动，它们是不会逃走的。如果我们下到水里，它们就在你的腿上、
胯间钻来钻去，还经常用小嘴咂摩你的皮肤，弄得你怪痒痒的。你
坐在水里不要动，它们便会游到你身边的水面上来，这时你用两
手猛地一捧，便能捧住一个，幸运的时候，还能捧住两三个。我
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好玩罢了。有时捧住它们，
便让它们在手中游泳，它们似乎也不害怕，也没有任何悲
伤的表示，只是地方太小，不方便地转动着身子，你一不小心，它
们便从你的手指缝中溜了出去。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坑边软泥地
上挖个坑，里面灌上水，把捉到的小鲢子鱼放到里面去。一上午
或一下午，少说也能捉住七八只，多的时候，可以捉住十几只。我
们在水里扑腾累了，便爬到岸上来，趴在我们挖的小水坑边，用
两手托着头，欣赏小鱼秧子们在里面游泳，心里自然是乐滋滋的。
可小鱼们总似乎不太乐意，恹恹的，远没有在大水坑里那么活泼
愉快，大概因为里面的水太浑浊，地方又小，不能像在大水坑里
那么自由自在地游动吧！

我们恋着这些小鲢子鱼，大人的两眼却盯着那些鲫鱼们。我
的家乡不靠海，不临河，莫说都穷得买不起鱼，就是买得起也没
有卖的。这样，这个水坑对大人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他们都很
耐心地等待着这些鲫鱼在水里慢慢长大，待到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
水里的空气少了，水温又高，鲫鱼们在深水里呆不住，便纷纷游到
水面上来，这时也是它们长成了个儿的时候，也是鱼最多的时候。
说不定哪一天，一个男人或几个男人在街上一喊：“翻坑
了！翻坑了！”村里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当然也有孩子们，便都跑
到坑边上去。男人们二话不说，把裤子一脱，便赤条条地一头栽
到水里去，先翻上几个身，沏上几个猛子（我们那里潜水叫沏猛

子)，待到水里充满了男人们的一个个光腚，他们便吆天喝地地在坑中东西南北、南北东西地搅上几趟，坑里的水便变成了一锅黄汤，鱼们便更在水底待不住了，一个个漂到水面上来。此后人们便各顾各地抓鱼。好像这个水坑的所有权向来是不明确的，鱼是谁抓着是谁的，积极性当然很高。那时最多的能抓到三四斤，因为事后常听大人们说：谁家谁家可捞着了，今年抓了足有三四斤呢！

在翻坑的时候，我和我的童年伙伴们也去凑热闹。那里真像开了锅一样，人声鼎沸，满坑里都是精赤条条的男人们，不只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就是三、四十岁的大男人，那些我们平时很尊敬的叔叔、伯伯乃至爷爷们，也都一丝不挂，在水里咕咕呱呱地笑着，大吆大喝地叫着。姑娘们和年轻的媳妇们照例只能呆在家里支着耳朵倾听外面翻坑的信息，咀嚼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而二十七八或三十岁以上的女人是不怕的，她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围到坑边上来，享受着男人们抓鱼的欢乐。岸上的女人和水里的男人似乎都有着异乎寻常的兴奋，那笑声里也好像淋漓着既疼且痒的欢畅。

“二嫂子，我这里抓住一个大的，你要不要？”

“小兔羔子，你媳妇在家里不知有几个大的哩，你还不快回家去看看！”

待到天黑下来，鱼也抓个差不多了，人们便陆续端着大盆小盆回家去了。一年一度的翻大坑大战也就随之结束。

在翻坑的第二天，我又照常去水坑里游泳。这时，坑里的水已经静了下来，前一天被搅得昏黄稠浊的水也沉淀得清静明澈了。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与往常的平静绝不相同，有些死气沉沉的感觉。水面上斑斑驳驳地漂着一些残叶断梗，还有一两块破

布片子死死地平铺在水面上。当我怯生生地走到坑边，我的小小的心灵打了一个寒颤，因为这时我才看到，水面上漂着的不只是残叶断梗，还有零零落落布满水面的小鲢子鱼的尸体。它们全都把白白的鱼肚子翻在上面，僵直地仰卧着，小眼睛也硬硬地没有了一丝光泽，仔细看时有些吓人。再看岸边的泥地上，也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它们的尸体，满身泥污，已经难以分清是泥是鱼。落在更远的岸边干地上的，已经爬满了蚂蚁，它们攒集在小鲢子鱼的尸体的四周，死拉硬拽地把尸体往四处拖，欢欣鼓舞地为本民族的生存而搬运食物。望望水里，平日那些摆动着尾巴到处覬覦瞧瞧的小鲢子鱼已经失了踪影，只有一两个孤零零的小鱼秧子还偶尔探探头，怯怯地，悄悄地，好像很悲伤的样子。就这样，我在岸边呆呆地站了半晌，没有下水游泳，便茫茫然地回了家。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妈妈，为什么连小鲢子鱼也死了呢？

“水浑了，小鱼秧子在水里喘不上气来，就憋死了。”妈妈说。

“它们还会活过来吗？”

“活？死了怎么再活过来？”

妈妈大概也发现了我有些伤感，沉吟了一会儿，又补充说：

“但明年坑里还会有好多好多小鲢子鱼的，跟今年一样多！”

“既然活不过来了，怎么还会有呢？”我问。

“还有没被捉住的大鱼呀！它们会下老多老多的子，到明年夏天，它们又都成了小鱼了！”

“到明年还会翻坑吗？”我又问。

妈妈没有回答。

我离开我的故乡已经近四十年了，不知村南的水坑还在不？不

知里面还有没有小鲢子鱼？不知家乡的大人们是不是还每年翻一次坑？

1994. 10. 29.

蚂蚁与樟脑球

——儿时的印象之三

恐怕每个人的童年都会与蚂蚁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也一样。

蚂蚁在中国的名声很好。从很小的时候，大人们便给我们讲蚂蚁如何勤劳，如何有恒心；待到上了小学，老师则告诉我们有如何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言下之意都是让我们向蚂蚁们学习，好好劳动，遵守纪律，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像蚂蚁一般做人。但奇怪的是，大人们让我们知道蚂蚁有这许多的优点，却似乎并不特别教育我们如何爱蚂蚁，他们自己似乎也并不特别喜爱它们，因为常见他们随意践踏和毁坏蚂蚁的生命。到了像我一样的儿童身上，蚂蚁的命运可就更惨了。儿童年龄小，力气小，略微大一点的动物都不易去虐待，只有蚂蚁，毫无反抗的能力，是儿童们可以虐待取乐的对象。他们这样做，并没有明显的恶意，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恶作剧而已，但从蚂蚁一方着想，却同样是惨绝人寰的。

我也是常好虐待蚂蚁的一个，其手段之恶辣，计谋之狡诈，现在想起来真令自己毛骨悚然、心惊胆颤。夏天天热，没处好玩，有

时就在大树底下搗蚂蚁取乐。看到一个大蚂蚁窝，便趴在地上，瞪大眼睛，两眼死死地盯住它的洞口，见有蚂蚁从洞里爬出来，便用手指头一按，把它搗死在洞口。从外面往窝里爬的，我那时是不搗的，似乎觉得它们理应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窝里，爬出来便是犯法，我搗死它们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它们呆在窝里吃什么，是不是会亡族灭种，我那时是不及想的，似乎那是蚂蚁自己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有时候，大概出于一种恶毒的动机，还把尿溺在蚂蚁堆上，其意不仅仅在于淹死它们，还在于企图臭死它们，毒死它们，因为我认为它们也会像人一样，怕尿之臭和毒的。但这个方法似乎并不灵验，常见它们浑身被尿淋湿之后，仍然爬着到处去寻食，像是毫不为意似的。这反而使我感到恼怒，好像蚂蚁的这种态度是对我的有意的侮慢。这种心理，大概一些成年人也是有的。大凡残害别人，一定要看到被残害者的痛苦的表示，如果被残害者没有类似的表示，他们便会觉得是对方故意侮辱自己，一定要用更凶狠的手段施行报复。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对蚂蚁毫不留情的，一定要以加倍的力量用脚踩、用手搗，把它们碎为齑粉而后罢。用水灌蚂蚁窝也是我喜欢干的事儿。把水一碗一碗地灌下去，希望看到它们从窝里仓皇地爬出来，成群结队地外出逃荒。在这时，又似乎觉得它们老老实实在窝里是不应该的，与搗蚂蚁时的心情大不相同了。后来在历史书上读到将领们命令士兵炸开江河堤坝，把敌军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淹死在水中的情事，我便想起了小时灌蚂蚁窝时的情景。我想，他们的经验，或许就是来源于儿时的灌蚂蚁窝。

以上种种虐待蚂蚁的方法，尽管当时做得很认真，但心里并不感到有多大的乐趣。当然，认真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一步步做下去，看着预期的效果逐渐表现出来，心里便会产生一种满足感。